

第一章 未婚夫人獄

上京的春天雨水多，前一天還是春暖花開豔陽天，後一天可能就小雨淅淅瀝瀝下起來。

雨水從簷瓦上一溜兒落下，聲音錯落有致，薛靈致伴著這雨聲坐在房中的繡架邊上，繡花針從布匹上穿梭而過，留下一行行細密整齊的針腳，和半朵海棠花樣。繡花針又露出頭來，薛靈致接過針尖卻被刺了一下，一瞬間有滴血滲出，凝在她白雪似的手指尖上，格外讓人心驚。

薛靈致含住手指，歎了口氣。

在錯落的雨聲裡，似乎有人聲由遠及近，「小姐、小姐……」

薛靈致起身往門口去，剛推開門，便看見有德在門口摔了個四仰八叉。

薛靈致趕忙扶起她，見有德眼眶紅紅，還以為她是摔疼了，忙問：「沒事吧，怎麼跑得這麼急？」

有德抹了把眼淚，聲音帶著哭腔，「小姐，我沒事，但是……徐公子讓人抓起來了。」

這時雨勢忽然大了起來，似乎不滿足於敲打簷瓦，簡直要下進人心裡來。

薛靈致看著有德一張一合的嘴唇，腦子有一刻的放空，雨滴濺落在地上，又跳到人的裙角，冷冷又涼涼。

她拉著有德進門，道：「先進來，妳慢點說，怎麼回事？怎麼叫讓人抓起來了？」

兩人跨過門檻，薛靈致直覺事情重大，看了眼四下無人，合了門，帶著有德到桌子邊，並給有德倒了杯水。

有德猛灌一口，理了理自己的思緒，將聽到的消息悉數說給薛靈致聽。

「就是……聽說徐公子在街上打了安王爺，讓安王爺給抓進牢裡了，說是毆打王爺，對皇家不敬，要把他處決了。」

有德口中的徐公子叫徐臨，是薛靈致的未婚夫，幾日前他們兩家人才見了面，商定了婚期。

薛靈致轉頭看自己繡架上繡了一半的嫁衣，心頭翻湧，她轉過頭來看著有德，問：「此事可當真？」

徐臨與她自幼相識，婚約亦是指腹為婚，儘管後來她家裡出了那樣的事，徐家也沒退婚，要娶她進門。

徐臨偶有少年意氣但還算沉穩，說他打了安王……

薛靈致咬著下嘴唇，心頭亂糟糟的。

安王是當今皇帝的叔叔，打小就是個紈褲子弟，橫行霸道，仗著自己的身分沒少幹些傷天害理的事，事鬧大了，皇上也曾經懲戒過幾次，但畢竟是叔父，只能小懲大誡。

小懲是小懲，大誡未必見得，這麼些年來，安王可曾收斂過？招惹了他，哪裡會有什麼好下場。

薛靈致話都帶了些顫音，又重複了一遍，「妳可確定是真的？」

有德見自家小姐這樣子也跟著著急，話裡話外皆是慌亂，「是真的，大家都在傳

呢。怎麼辦啊，小姐？」

薛靈致怎麼知道怎麼辦，她是個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小姐，舅父不過是個七品小吏，徐伯父也不過是個從六品官，背景是指不上的。

薛靈致手肘搭在桌上，指尖摳著桌沿，指甲都泛白，她另一隻手捂著嘴，心道怎麼辦？

「徐伯父呢？可求人打點了？」

或許找找上面的人，破些財便能放出來了。她如此安慰著自己。

有德搖了搖頭，她只過是個丫鬟，哪兒能探聽到這麼多消息，只好如實說：「我也不知道啊小姐。」

薛靈致深吸一口氣，穩住心神，看向有德因摔跤而髒汙的衣物，道：「妳先去換身衣服，我晚上問問舅父。」

有德又抹了把淚，應了聲，又說了幾句安慰的話才出了門去。

薛靈致目送有德出了門，才起身走到繡架邊，手指撫過半朵海棠花。

冥冥之中，她感覺自己的命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。

她原本的展望是與徐臨成婚，婚後過著相夫教子的生活，便算一生安穩了，也對得起死去的父親和母親，可忽然一道驚雷劈斷了她原來要走的道路。

她的內心惶恐不安，正如此刻門外的雨。

薛靈致閉上眼，在心裡安慰自己情況也許並沒有這麼壞，或許徐伯父找人打點打點就過去了，或許安王並不是存心要徐臨的命，或許……

一道春雷打下，打斷了她的或許。

她心頭一驚，摸著自己的胸膛，無措地看向繡架上的大紅嫁衣。

今日的雨格外地大，連著下了三個時辰，下得天昏地暗的，叫人分不清時辰，還是有德敲門叫她，薛靈致才意識到已經到了晚上。

有德微低著頭道：「小姐，用晚膳了。」

薛靈致應了一聲，起身出門，往堂屋去。臨出門之際，她瞥了眼外頭的雨，帶了把傘。

有德接過她的傘，邊替她撐傘邊道：「小姐，您也不要太擔心了，我覺得徐公子吉人自有天相，會平安的。」

薛靈致嗯了一聲，雖然撐了傘，但雨勢太大，還是沾濕了衣角，到了堂屋，她拍了拍身上的雨珠才進門。

曹氏已經坐著了，見她才來免不得怨了句，「吃飯還要人喊，真是……」

她的話未說完，便被旁邊的女子攔下，「母親，今天的豬肉看起來不錯。」

曹氏便接了她的話，道：「那可不，如今豬肉多貴啊……」

曹氏是薛靈致的舅母，旁邊的女子便是曹氏之女李成玉，按輩分，李成玉是她的表姊，但薛靈致更常叫她「玉姊姊」。

薛靈致入了座，喊一聲，「玉姊姊、舅母，舅父和大哥呢？」

曹氏說：「老爺說他今天不回來吃了，成器要晚些，也不必等他，咱們幾個先吃吧。」

薛靈致點頭，取了筷子，原想著同舅父打聽打聽徐臨的事，現在卻是不成了。曹氏先給薛靈致夾了一筷子豬肉，也給李成玉夾了一筷子，嘴裡念念有詞，「唉，老爺沒說我也知道，肯定是和徐建一起商量著怎麼救他的寶貝兒子去了。」徐建便是徐臨的父親，因與她父親曾共事，薛靈致稱其為伯父。聞言，薛靈致動作一頓，視線落在碗裡。李成玉胳膊肘捅了捅曹氏，「母親，您說什麼呢？」曹氏也意識到自己說錯話，不過仍是分辯道：「幹什麼，我說錯啦？要不是他寶貝兒子吃飽了撐著去打安王殿下，哪有現在的牢獄之災？明明過不了幾天就要成家了，還如此莽撞，我看啊，也是活該。」薛靈致垂著頭，夾了一筷子米飯塞進嘴裡，不語。曹氏還要說：「妳也是，未來夫君都進牢房了，妳還吃得下飯……」李成玉將碗放桌上一拍，吼道：「母親！」曹氏消了聲，一頓飯吃得極為尷尬。薛靈致吃了幾口就放下筷子，臉上還是保持著笑，「舅母，玉姊姊我吃飽了，先走了。」薛靈致出了堂屋，有德迎上來，給她撐開傘。有德看得出來自家小姐臉色不好，也沉默不語。這會兒功夫，雨勢倒弱了下來，薛靈致回了房，合上門坐下來，給自己倒了杯水，穩一穩心神。舅母說，舅父正與徐伯父商量怎麼救徐臨，可見事情棘手不好辦，若是最壞打算……她又是一聲歎息，眉頭皺了又皺，嘴唇咬了又咬，註定一夜難眠。

翌日薛靈致很早就醒了，有德給她梳妝，看見她兩個大黑眼圈，語氣心疼地道：「小姐還是要保重自身啊。」薛靈致皮膚白皙，兩個大黑眼圈格外地顯眼，大黑眼圈往上是一雙勾人的桃花眼，桃花眼往下是小而挺的鼻子，嘴唇並非櫻桃小嘴，但唇線分明，一點唇珠，看著總是引人注目。有德無數次地想，自家小姐可真是好看，比那些貴女還要好看，她若是個男人，能為小姐豁出命來，就是可惜了，小姐身世不好，嫁給徐公子都算高攀，要是小姐出身好，便是皇后也能信手拈來。有德給薛靈致認認真真地梳好髮髻，因為薛靈致說今日要出門。收拾完畢，薛靈致起身道：「走吧。」有德跟上她的腳步往大門口走，府裡一共兩架馬車，一架老爺要用，另一架少爺要用，她們只能步行出門。原先女子是不准當街拋頭露面的，不過自從端木姑娘後，這些規矩都被打破了，女子可以當街行走，也可拋頭露面了，不過多數貴女都不會如此，她們覺得丟臉。

薛靈致和有德兩人出了李家，往大街上去。

有德問：「小姐，咱們去哪兒啊？」

薛靈致答道：「清鏡司。」

徐臨如今便被關押在清鏡司，去找徐伯父顯然無用，只會添亂，她不如先想辦法見上徐臨一面，打聽清楚事情經過再說。

有德聞言大驚，清鏡司可是傳聞中吃人不吐骨頭的地方。

「小姐，咱們哪能進得去啊。」

「我帶了銀錢。」

「小姐，您哪來的銀錢啊……不行啊，小姐，那是夫人給您留的嫁妝……」

說話之際，有輛富麗堂皇的馬車從薛靈致旁邊駛過，馬車的簾子被掀起一角，馬車裡的人若有所思地瞥了她一眼，勾了勾嘴角對身邊的人低語了幾句。

身邊人應了聲是，身形便消失不見。

清鏡司門口。

陰森之感撲面而來，薛靈致深吸一口氣，抬腿向前，禮貌地詢問看守衙役。

「大人，我想探望一個人，可否……」她邊說著邊從袖中抽出一張銀票，往衙役手中塞。

衙役欲拒還迎，兩人來回推著那張銀票，半晌後衙役問：「探望誰？」

「徐臨。」

話一出口，衙役便變了臉色，將銀票推給她，冷冰冰地道：「清鏡司可不是妳想進就能進的，何況這人安王下了命令，不准許探望，妳走吧。」

薛靈致軟聲哀求，「大人，您就行行好吧。」

他仍是冷冰冰地拒絕，「不行就是不行。」

薛靈致仍是哀求，又抽了一張銀票出來，「您行行好，行個方便吧。」

衙役板著臉，並不伸手。

許是看她求得可憐，衙役終於鬆口，「妳求我沒用，我給妳指條明路吧。」

薛靈致目光炯炯地看向衙役。

他指了指薛靈致的臉，「憑姑娘這張臉……」他話未說盡，又道了兩個字，「七爺。」

上京城秦風樓。

一曲婉轉的琵琶才彈到一半，一個輕佻的男子挑開簾子，大笑對榻上的男人說：

「七爺啊七爺，你可欠了我一個好大的人情。」

被稱「七爺」的人悠悠抬眼，語氣不疾不徐卻不怒自威，「哦？趙兄此話何解？」

趙樓南輕輕拍手，嘴角一勾卻不說破，「過幾日你便知道了，人情我先預訂了，紅玉姑娘，剛才他要聽的曲子不彈了，爺要聽美人歎。」

紅玉停了琵琶卻也不彈，含情的雙眼望向七爺。

七爺垂著眼，品一口上好的女兒紅，又悠悠回味片刻才道：「唱吧。」

紅玉才又抬手，琵琶聲悠悠響起，半面琵琶半面妝，隔著簾子，一番好風景。

趙樓南嘖嘖兩聲，既感慨自己的卑微，又感慨紅玉姑娘。

「紅玉姑娘啊紅玉姑娘，爺說話就這麼不管用？妳怎麼就聽七爺的？說起來，紅玉姑娘似乎又好看了些，我瞧著是皮膚更細膩了，今天的妝也格外地好看……」趙樓南話多，淹沒在紅玉的琵琶聲裡。

一曲畢，一面琵琶一面妝。

紅玉抱著琵琶跪在那兒不動，似乎是等著七爺發話。

趙樓南揮揮手說：「紅玉姑娘快起來吧，跪著怪疼的。」

紅玉並不動，婉轉的聲音隔著簾子傳過來，「世子爺說笑了，紅玉既是來伺候七爺的，七爺還沒開口，怎麼世子爺就要趕我走了？」

趙樓南大呼冤枉，「我不過是心疼紅玉姑娘，怎麼紅玉姑娘不懂好人心。」

紅玉哼了聲，仍舊不動。

酒在酒杯中晃晃悠悠，酒杯在七爺手中悠悠晃晃，七爺說：「紅玉，下去吧。」

他說話溫柔，紅玉卻知道，不容反駁。

她道：「是，紅玉告退了。」

紅玉咬了咬下唇，低垂著眉眼，壓住眼中的失落，起身抱著琵琶出門去了。

趙樓南看著佳人的落寞身影，又嘖了一聲，無奈地看向榻上之人，「七爺啊七爺，你看看，你都傷了人家的心了。」

七爺一杯飲盡又添一杯，並不接他的話，語氣淡淡地問：「你找我什麼事？」

趙樓南屁股往榻上一坐，自己給自己斟酒，邊道：「我可真沒什麼事，就是在路上瞧見位佳人，想到七爺，就來了。」

七爺抬眼，對上趙樓南的眼。

這人一雙狐狸眼，眉目如畫，薄唇一抿不怒自威，一勾卻又是春風拂面，這頂好的皮囊，再配上上好的家世，便占了上京城的半邊春光。

趙樓南不禁感慨一聲，「你說人和人怎麼差別就這麼大呢？你可別這麼瞧我，瞧得我怪心虛的。」

七爺卻笑，「你是該心虛，國公夫人生得國色天香，也不知你怎麼長得這麼歪瓜裂棗，傳出去還要以為你是撿來的。」

趙樓南忽然被這麼一句拍在臉上，不服地提高了些音量，「歪瓜裂棗？我？小爺我這臉放街上都怕被人拐了，你居然說我歪瓜裂棗！七爺你別仗著自己好看就如此說話！小心我……」

「嗯？」七爺挑眉，「小心你的喬雪，還是小心你的柳若楠，還是……」

提起他的風流債，趙樓南就犯慫，他前段日子才讓老爹關了好幾天，光想想就讓人頭皮發麻。

趙樓南擺擺手，「別別別，唉，算了算了，你就等著吧，過幾天有份大禮送上門，你肯定欠我一個大人情。」

七爺雲淡風輕道破玄機，「薛靈致？」

趙樓南張著嘴，半晌才道：「你這人，真是……你怎麼猜到的？」

七爺又給自己滿一杯，泰然自若地說：「第一，我最近沒什麼想要的，尤其在你

面前，唯此一樣。第二，徐臨當街毆打安王，此事鬧得頗大，都不用並棠去查，故而一猜便知。你同她說了什麼？」

趙樓南撇嘴，又得意起來，「猜錯了，我怎麼會親自出面，我見她往清鏡司走，讓人轉告了看守之人幾句話罷了。唉，跟你做朋友可真是不爽。不管怎麼說，人情還是欠我的，你等著吧。」

說完，他仰頭飲盡一杯酒，杯子重重放在桌上，從榻上跳下，掀飛簾子走了。

這已經是薛靈致第三次發呆，寧芷柔在她眼前揮了揮手，不滿道：「三娘。」

薛靈致回過神，茫然地看著寧芷柔，「啊？」

寧芷柔托著下巴看她，「三娘，妳已經發了三次呆了，三次！」她比了個三的手勢，又問：「妳到底怎麼了？」

她從清鏡司回來的路上碰到了寧芷柔，寧芷柔興高采烈拉著她要去挑衣裳，她不好拒絕，便陪著過來了。

寧芷柔是她的閨中好友，父親和她舅父共事。

薛靈致歎口氣，「我……妳……唉。」她又重重歎口氣，將事情來龍去脈和寧芷柔說了，「妳在閨中可能不清楚，但是事情如今到了這地步，我又哪有心思陪妳挑衣裳？」

寧芷柔放下手，面露愧色，「抱歉啊三娘，我不知道。」她伸過手握住薛靈致的手，安慰道：「一定會沒事的，一定。」

薛靈致垂眸道：「但願吧。」

寧芷柔將她的手拉向自己，壓低聲音道：「若是徐臨當真喪命，妳打算如何？」

薛靈致搖頭，她不曾有這個設想，也不敢有這個設想，無論如何，那是一條人命，雖說如今人命如草芥，但只是這麼一想，她就心裡抽抽。

寧芷柔歎氣道：「我知道三娘是有情有義的女子，我原不該問這種話，只是如今世道艱難……三娘還是得為自己考慮。」

為自己考慮嗎？薛靈致苦笑，她心裡鬱結的不只徐臨的事，還有清鏡司差役說的話。

薛靈致當然知道七爺，梁祈嘛，母親是當今皇帝的姑母，曾經力保皇帝上位，得聖恩眷顧，在上京城橫著走也沒人敢放一個屁。除了家世，樣貌也是一等一的好，不過花名在外，偏好美人，傳聞風流史可編成一本冊子。

那差役未說完的話薛靈致自然明白，憑她這張臉去求七爺，用清白換徐臨性命也未嘗不可。

可是……真的可以嗎？

世道艱難，對女子尤甚，什麼貞潔、什麼品行，樣樣是枷鎖，落在脖子上，讓人喘不過氣來，可自端木姑娘後就好了些。

薛靈致哭喪著一張臉，閉上眼，心裡糾結。

寧芷柔說：「三娘這皮相，即便不是徐臨也會有更好的良人。」

薛靈致下意識地摸了摸自己的臉，心想看臉的哪裡會是什麼良人？

她自嘲地笑了笑，竟不知自己這副皮囊是好還是不好了。

挑衣裳的心思是沒了，寧芷柔歎口氣，拉著薛靈致出門去了，只說下次再來。

兩人從店裡出來，在大街上站定，寧芷柔說：「好啦，三娘，妳也別太擔心了。」

薛靈致扯出一個微笑，正欲開口，忽而聽得隔壁掌櫃說一聲「七爺」。

她臉色倏地變了變，轉頭看過去，只見一個富貴華衣的男人背影，黑色緞衣上一枝紅梅花，紅梅花轉過身，是一張好看的臉。

薛靈致臉色更差了，那人偏視若無睹，目光投過來，帶著一抹不多不少的笑。

寧芷柔順著薛靈致的目光看過去，也是一驚，這等大人物，惹不起還躲得起。她拉薛靈致的衣袖，「三娘，咱們走吧。」

薛靈致沉著臉轉身，同寧芷柔離開。

掌櫃的看一眼兩位姑娘的背影，又看梁祈，陪著笑道：「七爺好走，下回再來。」

梁祈似笑非笑地收回目光，忽而又輕笑一聲，邁開了步子。

旁邊偷懶的小二目睹了全程，待梁祈走遠了才悄聲和掌櫃的嘀咕，「掌櫃的，剛才那是誰家的姑娘啊，怎麼七爺瞧著像是……」

他話沒說完，掌櫃的就一巴掌拍在他頭上，帶了些警告的意味，「你別打聽這有的沒的，好奇心害死人吶，還不快上菜去。」

小二捂著腦袋，連連應聲，「好。」

寧芷柔走遠了才小幅度地回頭瞄一眼，見人已經走了，這才舒了口氣，同薛靈致道：「三娘，剛才真是嚇死我了，那不是七爺嘛，怎麼那樣看著我們？該不會瞧上妳了吧。」

薛靈致心裡揣著事，回過神來就聽見她一句「瞧上妳了」。

「我不認識他！」她回答得語氣又急聲音又大，倒把寧芷柔嚇了一跳。

「我知道妳不認識他，妳要認識他那還得了。算了算了，不說他了，和咱們也不是一個世界的人。哎對了三娘，上回我說送妳的梅花帕子已經繡好了，下回我給妳送來。」

薛靈致聽著，又想起那枝黑色緞衣上的紅梅，上回似乎也是穿這身衣服，不過梅花繡的好像不大相同……

她想著便走了神，等回過神來，又對上寧芷柔幽怨的眼神。

寧芷柔歎了口氣，「妳啊……」她欲言又止，終究沒說完。

兩人走到東街口，寧芷柔家就在不遠處便在此分道揚鑣。

寧芷柔拉著薛靈致的手，似羨慕又似感慨地道：「若是我也能有三娘這麼好看就好了，我們三娘真真是美人胚子。」

薛靈致被她逗笑，握住她的手，回以一個笑容。

寧芷柔鬆開手，又安慰她，「肯定萬事大吉的，回吧，安心點。」

薛靈致歎了口氣，同她揮手道別，目送她離開。

有德也跟著裝模作樣地歎了口氣，說：「我們小姐真是世上最好看的人了。」

薛靈致回頭瞪有德一眼，被她們這麼一鬧，她情緒倒是好了點。

春日的風還是有些冷，薛靈致呼了口氣，和有德回家。

寧芷柔說得對，梁祈和她們不是一個世界的人，他生來便含著金湯匙，不愁吃不愁穿，人生順遂，一句話就可以頂她們一百句，有足夠的資本可以花天酒地，可以紅顏傍身。

當然，在今天之前，她對梁祈的印象是如此，不過此時此刻，她只覺得，也不過是個惡霸。

薛靈致沒有告訴寧芷柔，她和梁祈曾見過一面，那會兒她並不知他就是七爺，還頂了人家的嘴，也算是命大。

幾日前，她和有德出門去普照寺祈福，有德去如廁，薛靈致就在偏殿外等她，正好碰上一人在樹下飲酒。

佛門聖地卻以酒氣玷汙，薛靈致有些生氣，便開了口——

「這位公子，佛門聖地，你如此做派未免太過分。」

然而話說出口薛靈致便後悔了，她看那人衣裳首飾皆是上等，身分大抵非富即貴，她一個小門小戶的姑娘，生這事端做什麼？

但話已經說了，那人轉過頭來，一雙迷濛的眼瞧著薛靈致，那眼底毫不加掩飾的慾望讓她後背發涼，她嚇得往後退了退，可依舊壯著膽子看著他。

那人輕笑一聲，詭辯道：「佛說戒酒戒色，我若飲酒有錯，那姑娘豈非踏進這便錯了？」

言語輕佻，薛靈致只覺得羞辱，她咬著唇，低著頭看自己的鞋尖，不再搭理他。

那人卻來了興致，不依不饒地道：「食色性也，人生兩大快活事，怎麼到妳嘴裡竟如此不堪了？」

薛靈致垂著頭，胸膛劇烈地起伏，心裡懊惱不已，她不該多管閒事的，惹得自己一身騷。她心裡期盼著有德快些回來，那人卻邁著步子到她跟前，聲音聽起來是微醺的，略略有些啞。

「姑娘認為我說得對不對啊？」

薛靈致不語，轉過身去，背對著他。

他也不動。

薛靈致卻總感覺自己周邊有微微的酒味，她心中又氣又惱又無可奈何，只好咬自己的嘴唇出氣，可微微的酒味裡還有屬於陌生男人的味道，她皺著眉頭，又往前挪了兩步。

他沒有跟上來，亦沒有開口。

許久，薛靈致似乎又聽見一聲輕笑，隨後便聽見他問：「不知姑娘尊姓？」

薛靈致當然不答。

那人也沒追問，薛靈致只聽見偶爾的幾陣風聲。

風聲微沉，薛靈致便聽見有德的聲音，「小姐，我們回去吧。」

薛靈致轉過身，已經不見那人的蹤影，只有空氣裡微微的酒味和陌生男人的味道。

她嗅了一口，低聲啐了口，「下流。」

那天晚上，薛靈致洗澡之前一聞袖口，還能聞見微微的酒味。

她原以為事情就這麼過去了，似乎並沒有。

薛靈致閉上眼，那個登徒子竟然是七爺，而如今徐臨出事，此般種種，讓她不得不懷疑也許是七爺動了手腳。

越是如此，她越是不願意屈服。

薛靈致想，或許情況沒有那麼壞，祈福當日她還抽到了一支上上籤，小沙彌告訴她，這是有大福氣。

薛靈致回家後又等了幾日，可依舊沒有消息。

問舅父，舅父只說：「會好的。」

舅父如此說，薛靈致便也如此信了。

這日晚上，薛靈致正在修剪花枝，也不知怎麼的，那盆花忽然摔了下去，花盆碎片和泥土落了一地，她俯身去收拾便聽見大哥的聲音。

大哥是李成玉的親大哥，是她的親表哥，名喚李成器，如今已經出仕，在刑部當一個無名小吏。

李成器叫她，「三娘，我給你帶了西齋的桂花糕。」

薛靈致將花捧起來，神情有些驚訝，西齋的桂花糕最是好吃，但也極貴，從不輕易買。

她讓有德尋一個新花盆來，自己去洗了手才和李成器坐下。

李成器高興地將桂花糕推給她，「來，妳最喜歡吃的。成玉也有，別客氣。」

薛靈致隱隱覺得事情沒這麼簡單，可還是開心地接了，甜甜地笑道：「謝謝大哥。」

她當即拿了一塊吃，就聽見李成器斟酌著道：「三娘啊，妳臨哥……可能沒辦法了。」

聞言，薛靈致噙到，大聲咳嗽起來。

李成器忙給她倒了杯水，薛靈致問：「真的沒辦法了嗎？臨哥是徐伯父獨子，徐伯父豈不是……」說著便紅了眼眶。

李成器歎一口大氣，重重捶在桌上，「安王說他不願意和解，一定要徐臨的性命。」

薛靈致被他這動靜嚇得一驚，李成器意識到自己的魯莽，又歎了口氣，平復一下心情才道：「對這些權貴來說，人命還不如草芥呢。」

薛靈致不知該說些什麼，她看著李成器隱忍的表情，目光落在西齋的桂花糕上。

她的心在拉扯盤桓，最終，她咬了咬後槽牙，在心裡做一個決定。